V
B620.78
C46.1

邊之策惟與伊子世蕃日夜圖惟不過爲自全之計人有欲爲忠謀奇計者恐其勝我也多方以阻之人有欲貢諛言諂色者樂其親我也則曲意以交之揣摩之術利於錐刀而不用之以經國狐媚之態病于戛畦而不用之以親賢納賄以鬻官吏也已成常例則心知其過而不能回開筵以結士夫也用市虛文則外愬其顯而不能止原其所以納賄者以爲既得其財而又可以制其心既得其心又可以資其力此

形容亦粤盡矣悵未盡剝其面

其爲身謀善矣其如國家之事何哉邊將非多用黃金不可以得官彼曷肯奮身却敵以錢而買死守臣非累通書幣不可以致譽彼曷肯忘已愛民以私而爲公乃今考察之時又其父子獲利之日矣　朝廷賞一人則曰由我而賞之也罰一人則曰由我而罰之也于是人人皆思所以計嵩父子之愛憎而不復知有　朝廷之恩威矣臣非不能指其細姑舉其罪之大者有十納將官之賄以開邊郡之釁罪之一也受諸王餽遺令宗藩失職罪之二也攬吏部之權妄賍狼籍至于驛丞小吏亦無所遺宦常不立風紀太壞罪之三也索撫按之常例奔走書使絡繹其門以致有司聚斂而百姓之財日削教化不行罪之四也陰制科道官俾不敢言罪之五也蠹賢嫉能中傷善類一忤其意必擠之死地而後已使人爲國之心頓然消沮罪之六也縱其子受財以斂怨天下罪之七也日月搬移財貨騷動道路民窮財盡　國之元氣

天虧罪之八也爲內閣久而奸貪日甚無一善狀罪之九也不能協謀天討以舒君父之憂罪之十也故今虜寇之來者三尺童子皆知嚴嵩父子之所致也又況重之以十罪乎吏部尚書夏邦謨名爲公室之臣實爲私門之吏大事而白嚴嵩而後敢行小事書通世蕃而後敢發三公但參謀議豈可以父子而干預六卿之政邪爲邦謨者少有骨鯁之風昌言執法彼不能不回面而改行籍能陰措其手不過解官而

不無秦檜虜必不來

去耳惟其計利之心一動則患失之謀百出始也因賄而得官既也因官而得賄勢利堅於膠漆道義薄於秋雲妾婦之道至工丈夫之心已喪如之何其察天下之官吏也官吏之言曰內閣吏部要錢吾黨守清無益於事內外遠近相視成風廉耻不行盜賊蜂起今之考察將以進廉退貪不除此三人者雖日去贓墨之吏無庸也身爲汚辱之吏而曰我將進賢退不肖也吾誰欺欺天乎使內閣吏部盡忠則六卿盡

職矣又何異于丁汝夔之失事乎乃今日之事未艾也猶聞有阻北伐以爲不可者然虜賊之稱貢也許亦來不許亦來而　朝廷之出兵也來亦伐不來亦伐善用兵者可以守亦可以戰不善用兵者不能戰亦不能守矣今能阻　朝廷之北伐而能保虜寇之不南侵乎但整兵列陣俟隙而後動以保萬全之勝則存乎將帥之能耳今之欲阻北伐者其心曰事成則歸功于將帥事失則歸罪于輔臣此所以倡爲不可戰之說于其間其爲欺　君誤國之罪又大矣伏乞　皇上勑下廷臣將此三人詳議其罪應誅而誅應斥而斥則賞罰明而賢否別忠臣義士無不伏劒而起感激奮發爭先效死而虜猶不足滅矣邇者飈風大作　皇上所宜速發乾剛以回天變以慰人心臣不勝激切惓惓之至

今日生祖第一事可與文恪請學親政疏並傳

孫懋

尊祖訓以端政本仝

臣嘗伏讀聖祖之訓有曰凡廣耳目不偏聽所以防壅蔽而通下情也又曰朝堂決政衆論稱善即與施行大哉王言此誠子孫萬世帝王所當遵守者也臣承先朝內外姦人交通盤據蒙蔽主聰竊弄威柄朝政廢弛言路靡通將一應奏章或先沉匿不與轉聞或裡改旨意肆爲欺罔以致予奪

不可使人主暇豫接近儒臣千年後譜

非宜刑賞失當及至言官論列又多留中不出者假以朝廷震怒動遭譴謫箝制人口不敢復言是以下情不能上通真偽無從辨詰紊亂政本養成禍機壞祖宗之法莫大於此重以奇珍淫巧百計誘惑使先皇帝既不得日親萬幾又莫與儒臣接見經筵輟講積有餘年浹月臨朝恒以昏暮君臣隔絕形跡疎違由是威福大權盡墮姦人之手內閣莫獲參預六科徒事論駁御史無能糾察該部不敢執奏紀綱大壞姦黨橫行蓄患邊方流毒海內上干天變下失人心十六年中大難繼作貽憂社稷壅蔽之禍茲亦深矣如昔年劉瑾揑寫旨意既已伏誅近日錢寧家又復搜出奏本四十餘件江彬阻抑邊情本一百三十六件司禮監藏不報本又數百件似此欺蔽可爲寒心尚賴皇天眷祐宗廟有靈社稷不致顛危乃真幸耳茲遇陛下聰明天錫仁孝夙聞起自親藩光陟帝位四方萬國延頸拭目瞻

關頭在此

至言

望太平今　龍飛御極之初正勵精圖治之始且國家安危之機俗化汙隆之候天下治亂之分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際於此焉決昨者伏覩　明詔痛革　先朝弊政洞察小人姦狀中外臣民不勝懽慶以爲我　朝百六十年以來未有如此　詔令　陛下撥亂之功可謂盛矣蔑以加矣但臣以爲本源之地不治則末流尚有可憂伏願　陛下奉　天法祖總攬乾綱明目達聰大開言路臣請自今伊始每日　視朝之餘即御文華殿聽政凡中外大小臣工所上章疏　凝神注意逐一俯賜觀覽不時　召入內閣大臣以備顧問從容講論斟酌裁決凡大事論議予肩者則　敕下廷臣集議不宜謀及褻近徑從內批如　先朝之爲者即有寢罷亦宜明示外廷可否以彰　陛下至公無我之度臣又竊伏私念　內閣機密重地　祖宗設官立法必極周詳擬　旨進奏宜必各有職掌　綸音渙號亦必有所紀載前項

壅蔽似若無可容者何乃公然隱匿而無所稽憑肆
行矯詐而無復忌畏則是關防之術尚若濶疎進擬
之權容有侵越而小人乘機因得以竊弄之矣然臣
考之司禮監職掌著之　祖訓內閣創置列於　大
明會典臣愚欲乞　陛下仰遵　聖祖大訓載稽我
太宗文皇帝故事　敕令內閣專一擬　旨司禮監
專一進奏仍令內閣置立印信文簿一扇或鈐以
御寶將逐日　聖旨裁決過事件明白開載五日一
次類進揭帖與六科旨意題本對同雖　陛下聖意
有所予奪亦必經由內閣議而後行事有可行許令
執奏不宜復有傳奉之制更乞　敕令御前紀事給
事中二員朝罷赴左順門會同司禮監官收接一應
章奏紀其數目送吏部附簿以備查照如此則大公
至正明白洞達壅蔽矯詐沉匿之姦舉無所容而
朝廷之政將無一不出於正矣臣忝官諫諍遭際
聖明一念朴忠初先有見如此伏望　陛下修舉

祖宗久大之業釐正　累朝因襲之弊光復令典永示弘規追究前日壅蔽章奏明此欺罔一應姦邪之人明降　敕旨處之重典以示大戒此實端本澄源法　祖立政之第一義也伏惟　聖明嗣神天下幸甚臣干冒　天威無任隕越之至

以人聲爲上樂之不情久矣元氣元聲異乎曲士

廖道南

稽古樂以裨盛典全

臣伏考我　太祖高皇帝諭曰治天下之道禮樂二者而已若通於禮而不通於樂非所以淑人心而出治道達於樂而不達於禮非所以振紀綱而立大中禮樂並行而後治化醇矣臣嘗莊讀竊歎以爲　聖祖獨禀全智超越千古允升大猷參贊萬化故至治馨香達於神明休徵駢疊登諸史冊禮樂百年而後

與信有由矣恭惟　皇上建中致和體信達順光紹
聖祖之丕圖載舉隆古之盛典禮崇三重樂備四郊
邇者　宸翰飛洒親撰圜丘樂章昭煥乾　發揮道
妙比之弦管協和律呂眞有以動天地而感神明矣
臣惟古帝王之樂莫善於虞莫盛於周書曰予欲聞
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周官大司
樂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蓋
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爲本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
而各有合天五與地十合而生土其聲爲宮地四與
天九合而生金其聲爲商天三與地八合而生木其
聲爲角地二與天七合而生火其聲爲徵天一與地
六合而生水其聲爲羽五聲相生旋相爲宮於是乎
播之以八音所以宣八風之和聲也諧之以十二律
所以順四時之和氣也有元氣而後有和氣有元聲
而後有和聲聲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而天地
之和應矣臣請以古樂可行於今與夫今樂有戾於

古者言之樂律之制陽律從乾陰呂從坤故奏黃鐘歌大呂以祀天神奏太簇歌應鐘以祭地祇奏姑洗歌南呂以祀四望奏蕤賓歌函鐘以祭山川奏夷則歌小呂以享先妣奏無射歌夾鐘以享先祖蓋人聲與樂聲相比而疾徐高下各有其節今之樂律則掌職於太常寺協律郎傳之既久而浸失其初意用之既殊而不得乎元聲其陰陽配合之禮律呂子母之義恐未必盡然也古者樂舞之設文舞羽籥武舞干戚故祀天神則舞雲門祭地祇則舞咸池祀四望則舞大磬祭山川則舞大夏享先妣則舞大濩享先祖則舞大武蓋樂舞與樂律相應而綴兆疾徐咸中其度今之樂舞則隸籍於太常寺樂舞生朱干玉戚其會之於服冕帳旄舉弗舞之於佾其於樂師六舞之儀舞師四舞之節恐未必盡然也古者大享之禮所以親君臣也周禮王宮縣九享食奏燕樂歌工在上舞位在下琴瑟在堂鐘鼓在庭各從其類無相奪倫

今大祀慶成設宴於　奉天殿教坊司承應雅俗混淆優侏儒獶恐非所以祗承上天之餘惠也古者籍田之禮所以重農事也周禮王出入則奏大夏司空除壇農正陳籍鬱人薦鬯犧人薦醴各司其事無稱越職今躬耕籍田設樂於先農壇教坊司承應羣伶紛擾衆劇喧豗恐非所以表率下民之先務也凡此數者雖載諸令甲相沿有年而關係匪輕釐正宜急宋儒周敦頤曰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慾古以宣化今以長慝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致治者遠矣

皇上法古帝王行古典禮天地日月之祀既以復其初朝廷未盡合乎古記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聖人在上必有所作矣或謂元聲難知古樂難復臣歷考經籍樂家之說尚在也論樂之本則有若樂記載樂之文則有若禮儀自周以降雖失其傳然司馬遷撰律曆志班固宗之是故有三統之論蔡元定著律呂朱熹稱之以爲成一家之言若陳祥道樂

樂以人聲
言主誠至
論不易

書則又備載古今之制而無遺者也然欲求元聲當求諸經易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惠夫雷也者運天地之元氣以鼓萬物之出機者也知雷之元氣之所以發則知樂之元聲之所以宣矣舜命夔曰詩言志歌詠言聲依永律和聲我　聖祖謂熊鼎曰樂以人聲爲主人聲和則八音諧矣斯訓也萬古不易之至論也記曰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臣非知樂者也姑述所聞按諸樂書條爲之說一曰稽五聲以正八音二曰稽八音以正十二律三曰稽十二律以正旋宮若歷代諸家之說亦互有得失先儒許衡固有定論矣臣等不敢備述謹繹其義附錄進呈仰冀　聖明俯垂采擇

鄭曉字窒甫別號淡泉開封人嘉靖癸未進士官拜刑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謚端簡

皇明同姓諸王傳序 全

明興同姓鮮少所謂廟祔十五王者皆追王也當是時開基江左去塞萬里近亦數千里雖嘗圖宅咸陽詔遷汴邑時有未遑議遂中輟 高皇帝驅胡出塞復我中華絕始慮終防胡爲急於是大啓宗封錯布萬國擇選諸子周匝三垂 文皇英畧蓋世開府北平天險地利甲於諸藩北平以東歷漁陽盧龍出喜

篋贈似班成一家言

峯包大寧控保塞山戎爲寧王度渝關跨遼東西並海被朝鮮聯開原交市東北諸夷爲遼王北平西接古北口瀕於雍河中更上谷雲中鞏居庸蔽鴈門爲谷代王鴈門之南太原其都會也表裏河山爲晉王逾河而西歷延慶韋靈又逾河北保寧夏倚賀蘭爲慶王兼殽隴之險周秦都圻之地牧坰之野直走金城爲秦王金城西度河領張掖酒泉諸郡西扃嘉峪護西域諸國爲肅王此九王者皆近塞下以故城郭富於曹滕兵車雄於魯衛莫不傳以元侯翊以宿將權崇制命勢匹撫軍肅清沙漠則壘帳相望締好宗潢則軺輸不絕若乃周楚齊潭魯蜀諸王並列內郡亦皆秉鉞揮旄兵部耀武蓋草昧利於建侯板蕩維於宗子斟酌周漢而衣食於縣官寧有尾末之憂懲創宋唐而綴旒於下國必無坑沉之禍世平自足以展親時危不難於復振此思王所以控表宋侯所以畫策者也迨其弊也磐石雖堅髖髀莫解葉高進賈

誼之策而齊黃竟晁錯之謀凌逼既深猜忤遂積建文數年間雉罹龍躍利害相尋靖難以後矯枉鑒覆益篤因心驕恣復萌稍申裁抑書敕再三規誨懇惻初齊谷不悛終負私貸宣德二叔不靖漢以義滅趙以恩完自是以後　天子攬綱結網彝臬日嚴一不律則奪祿再不律則奪兵三不律則奪爵賢傳終老於梁園懿親絕踪於魏闕即使力如晉鄭無假於勤周頑如吳楚何緣而抗漢以故八十餘年間有圜土之收未聞甸師之戮至正德中寘藩狂狡卒起窮邊宸濠奸凶久窺神器不逾旬朔身殞國除今　皇帝峻德明倫每布　詔令首念宗人諸王拱辰宗海好禮樂善雖堯親九族周享萬邦曾何足云夫聚人莫急於理財宜民莫大於通變洪武時親王歲祿米五萬石他用亦不下萬石而吉凶之賜不與焉　高皇帝約已裕人未幾即減六之一今載屬籍者王二等將軍三等中尉三等主君五等若未名未封疏庶人

窮困如此宗祖亦不可不敦

罪庶人、蓋四萬有奇、邸祿歲增、民財日窘至有共蓬而居分餅而膳四旬而未婚十年而不葬者矣嗟乎、驕溢則橫而干紀窘困則溢而思亂其爲禍一也而不早爲之所可乎略叙先朝典制、爲初王表二卷、五太子、七十七王、五庶人傳三卷、明鑒焉

皇明四夷考序 全

四夷何以首安南也我郡縣也次兀良哈何我武衛也哈密女直非歟羈縻之虜非我官長也兀良哈之有三衛以靖難歟非也大寧之北有三衛也蓋自漢武始也其南據大寧也乃自永樂始也將復交趾而收大寧乎都統之議夷且嗤我革蘭台巳駸駸乎我二矣棄哈密而撫女直乎哈密罷我河西女直扞我遼東也土番入哈密而嘉峪不驚胡虜通女直而山海弗靖矣朝鮮何以次兀良哈也知禮教也大國也琉球小夷何以次朝鮮也學於中國也何以終韃靼也非勍寇乎我勝國也盛衰之運中國有安能焉以

故別考而存之戰守之略可幾而得矣　高皇何以有海外之使更始也　成祖西洋之艅不已勞乎鄭和之泛海與胡濙之頒書也國有大疑焉爾羌三王胡四王我厖厖焉西番五王世優之何也不能爲我深創也苟因俗而治之得相安焉可也西域何以不得浮南海也王公設險假樹渠焉如之何使其縱橫出入幾徧宇內也海島之夷勤我封使往來之禮歟夷不言往來往來言諸侯也四夷來王八蠻通道未聞有報使焉然則頒封可乎奚爲而不可也陪臣請命於京師王人致命於海上非往來乎嗚呼均覆載者天德也辨華夷者王道也昔也外夷入中華今也華人入外夷也喜寧田小兒宋素卿莫登瀛皆我華人雲中閩浙憂未艾也是故慎封守者非直以禦外侮亦以固內防也池魚故淵飛鳥舊林人情獨不然乎彼其恐於掊墳墓父母妻子鄉井而從異類者豈有大不得已也嗚呼德惟善政政在養民盍亦反其

華人入夷亂本在此

非在歐之者

本矣不然而欲郡縣我子弟武衛我干城烏可得乎

皇明北虜考序 全

高皇帝永清四海傳檄驅胡魏鄂逐之於前宋涼蹴之於後當是時然猶伏我障圉殘我吏民掩我將校皇子元侯樹藩開府周匝三垂選練士馬周防曲備羽檄南馳殆無虛日 高皇垂訓時備西北猷慮遠矣靖難之後臚胸挫跌五師不還 文皇赫怒伏鉞四征雖蹂虜庭降名王俘其輜畜而我之財力亦已大窘至於末歲猶議勤兵廷臣力阻 上意益堅司徒匏繫於掖庭本兵雉經於私第渝水之變雖悔曷追

宣宗時出近郊大蒐講武喜峰之役薄伐山戎而已正統十餘年間貢使往來好語相詠謾和親於漢姬委賜物於宋婢戎心狹焉覬覦非望重以奄寺鴟張柄臣首鼠垣墉既潰羈勒弗虔卒至六師失次將相輿尸輅馬被遮四郊多壘三陵微祀萬雉幾搖賴天之靈 景皇知人善任文武大臣艱難宣力禹

首鼠之禍如此

跡邇歸亮封如故虜亦散亂叛弑相尋我得寧輯顧其書詞桀傲使介驕凌稍示包荒治以不治爾天順時我懷平城之警虜遘呼韓之隙雖有寇掠亦能扞禦迨至成化諸酋並起分部爭雄各據水草殘我邊郡河套沃土棄爲虜巢威寧之捷足稱敵愾顧茲譎曰反謂貪功刀筆因而舞文干城爲之解體不惟大寧興和開平已非我有朔方河南亦非是職方之舊而河西遼東徼外城郭諸國保塞奚夷亦漸携貳並

是並塞萬里所在將屯益多力益分財益匱中國益困以故弘治初年頗搜往牒謂洪武永樂皆嘗遣使窮廬至壓書敕錫之綺繡縻以官封苟駕馭有方彼狎其餌吾峻其防亭堠不驚耕牧自便遲以數年虜將耗鈍我益富強此計之得者也於時許進行之大同三年三貢纔十餘萬金大同東西五鎮皆無虜患已而議者又謂虜入邊塞經關隘扣關庭知我地利闖我兵力普化也先前車不遠我是以閉關却貢

專意內修乙未庚申妖纏昴畢上谷雲中慘被荼毒孝宗發憤召見公卿即議征討劉大夏面陳利害僅遣柳棘之師坐收薇杜之績不然稽考庚寅之故不殆已已之憂乎然當是時君臣輯睦民物殷阜遭此外憂亦勤內治海宇晏然不知兵革比至正德河東陝西鴈門以北歲有虜患隱敗冒功上下欺蔽修攘無策人心思亂盜賊四起宗藩再變豈惟衆叛是謂親離今　皇帝躬神聖之資乘鼎革之會順治威嚴

近京亦未必聞

化洽內外蠢茲醜虜曾何足慮彼善憂者以爲近日諸虜解讎結好更入迭出罷我奔命且進退分合頗有紀律而又納我逋人巧爲間諜混迹市廛至窺京甸往歲越大同逾鴈門經太原掠上黨闖平陽殘漁陽困遼東近復度紫荊逼居庸甚至入古北犯都城矣秦中隴西去京已遠即殺掠人畜數萬不以聞也乃役役焉議將議兵議食議通貢議戰守議賞罰亦直其細少者耳嗟乎三代之盛漕輓未及於江南五

歸結君臣交修是本旨

季以還門柝不施於薊北漢開疆於衛霍唐蹙國于安史豈若我朝山川綢繆以得天險營鎮聯絡更盡人謀節其貢賦有恒足之財總其紀綱無專命之吏蓋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今日者也善爲國者特加之意而已或曰周宣修行玁狁於襄重華敷德四夷來王又曰孰佐重華皐夔益稷孰佐周宣召張山吉有以哉有以哉

魏相條上漢家事宜以此爲第一義

高拱嘉靖時爲閣臣兼掌吏部專大權

議處本兵及邊方督撫兵備之臣以裨安攘大計疏 刪

臣惟兵部尚書卽古大司馬之職所以統六師平邦國安危所係任至重也況二三十年來邊關多事調度爲難則其任尤重所宜多需其才用之不竭然後可以濟事而乃遇有員缺皇皇求索不得其人豈果世之乏才歟良由養之不預是以不能卒得于臨時

也臣觀兵部尚書止如別部額設二員益邊關無事之時則然也近年既稱邊關多事而官則如舊或關添一員協理戎政然又時用憲臣侍郎亦非定員則所謂定員者止二人而已而二人者皆協理部事不得隨時出入或欲巡閱邊務未免假借于他官或遇邊方總督員缺未免那移于他處則補于東又缺于西且彼此道途遙遠動經歲時不得履任門庭緊急之事無爲禦侮之臣不意國家如此大事而乃

苟且以處至此也臣愚誠中夜以思謂宜于兵部添設侍郎二員同額設侍郎協理部事平日則練習本兵政務或欲巡閱邊務即以一人往既便行事又不煩于假借或遇邊方總督員缺即以一人往既可朝發夕至又不費于那移迨其出入中外閱歷既深凡本兵政務與夫邊關陝隘虜情緩急將領賢否士馬強弱皆已曉暢諳熟方畧素定遇有尚書員缺即以其尤深者補之如此而猶稱乏用必不然也然兵乃

專門之學非人人皆可能者若用非其才固不能濟若養之不素雖有其才猶無濟也臣愚謂儲養本兵大臣即當自兵部司屬始蓋兵部司屬皆與聞軍旅之事而乃不擇其人泛然以用又往往遷他官不得其人既未必可用而又遷爲他官則人無固志視爲傳舍不肯專心于所職如此者非惟無以備他日之用而目下承行亦有不當者矣今宜特高其選而以有智謀才力者充之使其專官于此練習事務不復他遷而又議其陞格如邊方兵備缺即以兵部司屬補邊方巡撫缺即以邊方兵備補邊方總督缺即以邊方巡撫補而總督與在部侍郎時出時入以候尚書之缺譬之通政鴻臚然待次于下魚貫而進其他官中有特出之才能知兵事者又間取一二以補不足如此而猶稱乏用必不然也臣又思之養才雖足以備用然勸懲不明何以盡人力體悉不周何以盡人心臣見邊方之臣涉歷沙漠是何等苦寒出入

鋒鏑是何等艱險百責萃于前是何等擔當顯罰繩
于後是何等危懼其爲情苦視腹裡之官奚啻十倍
而乃與之同論俸資同議陞擢甚者且或後焉此功
臣所以灰心烈士爲之太息者也誠宜特示優厚有
功則加以不測之恩有缺則進以不次之擢使其功
名常在人先他官不得與之同論俸資脫或推婚誤
事則律以法脫或任職不稱則左其官使其功名常
在人後尚不得與他官同論俸資夫稱職者常先則
人必欣于進取不稱職者常後則人必懼于蹭蹬如
是而猶不盡力必不然也至于人力有限窮則不支
臣又見邊關總督之臣用之不效者既蒙顯罰而用
之効者乃不蒙顧惜事一入手更無援助更無代替
使其頻年累歲常受苦難非惟不得息肩抑且不遑
喘息直至肝腦塗地而後已斯其情不尤苦乎若使
儲養有素用不乏人自可行通融休假之法如其在
邊日久著有成績則特取回部以休假之休假之後

不妨再出使其精神得息而不疲知慧長裕而不竭以勤王事爲濟必多且臣子馳驅之苦既在上者所深體而　君父體念之意亦在下者所周知君臣之義即同父子之恩如是而人不盡心必不然也

伍袁萃

上首輔書　全

誣敢如此難欺

萃也聞之小臣畏罪而不敢言大臣持祿而不極諫此國家之大患也頃因三王並封之　命在廷諸臣相顧駭愕共懷杞慮引經據理而爭者疏且數十上矣然而正論未伸　聖心難悟　新命雖寢　儲位仍虛萃以爲此大臣不極諫之過也汲長孺有言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干不義乎

說相公答書曰今已步步努力不敢以一去塞責可謂兩高

斯言也禹鉉之藥石廟堂之箴銘也今公卿輔弼之
臣受主上之祿不爲不厚擔　主上之爵不爲不高
蒙　主上之恩遇不爲不渥休戚與共繩糾是資而
當此國家大事　宗社安危所係天下理亂所關曾
不聞伏青蒲而泣諫即玉階而固爭默默苟容以爲
持祿之計僅以公疏塞責而已引炬專稱於文靖補
袞希覯于仲山方且坐視二三小臣貶逐而去也胡
顏之厚耶夫　主上之所改容而禮貌者大臣也則
主上之所傾心而聽從者必大臣也大臣而不能格
君心定國本又誰望焉恐焉用彼相取譏良史矣雖
然此猶槩而論之也閣下負天下之重望荷　明主
之殊眷其絕裾而來也先國家之急而後其親也八
袠之慈親尚且後之而肯逢君以徼寵哉柰何徒知
逢　君之命爲順而不知立　君之子爲順徒知並
封三王爲將順之忠而不知冊立　元子爲匡救之
忠迫迫於公義乃始以錯誤自居也嗟乎此何等事

而可以倉卒錯誤耶安社稷于俄頃定變故于須臾古人大手段多自倉卒間見之而閣下不爾耶萃聞大臣處人主骨肉之間危疑之際讜論師石大夫而稍有遷就則中立貽譏婉詞法李鄴侯而少有迎合則獻諛蒙誚閣下之心中立耶獻諛耶必不其然而迹則近之矣茲雖言錯言誤也其誰諒之昔漢高祖之惑戚姬也羣臣不能解而卒悟於四皓之一見唐高宗之立武氏也舉朝不肯從而竟決於李勣之一言何則心有所獨信機有所獨契也今日之事主上不慱謀於諸老而獨謀於閣下不顯諭於公朝而密諭於私室蓋國有蓍蔡非此無以決嫌疑定猶豫也當時閣下能以正對不占險而占易不卜偕而卜信則宗社大計一言定矣君臣相遇千載一時而直爲此遷就迎合也惜哉惜哉卒之前星懸而失耀主鬯虛而莫屬暫止耦國之嫌狐裘可以不賦終存抱子之逋兎走未爲無爭閣下處此安得晏然而

已乎或爲閣下計者曰惟有去而已萃則曰閣下可以徒去哉去就係一身之輕而　冊立關國家之重閣下之入京也以力請面　君爲第一義其入閣也以力請建儲爲第一義萃嘗陳之左右而茲且兩失之前時天下所爲延頸企足而望者閣下也今日天下所爲痛心疾首而恨者閣下也已誤之已能挽之然後可以謝天下不然是　宗社大計閣下一出而壞之也即速去猶有餘責矣故萃謂在諸老固當批

龍鱗而極諫期於　神器有歸而不當以一疏塞責在閣下尤當垂涕泣而導君期於大典復舉而不當以一去爲解伏惟閣下深惟國家根本之慮捐軀報主至誠以感動之竭力以匡正之庶幾乎吾君之一悟而　元良蚤建也則　宗社萬年無疆之福閣下寔造之矣若夫得君專而回天有不易則非萃所能知也萃孤遠賤士通籍十有七年而强半家居雖附梓里未嘗請謁特義激于衷故敢以狂瞽之說進子

產之謂子皮曰子于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壓焉敢不盡言萃于閣下亦云惟閣下執事實圖之

郭子章

都論 全

古今論形勝之都曰秦曰洛而洛不如秦則自漢以來言之婁敬說漢高曰洛陽天下之中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亡秦地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案秦之故此搤天下之吭而拊其背也張良曰洛陽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國關中左殽函右隴蜀阻三面而易守敬說是漢竟都關中二百年而王莽篡宋藝祖欲都長

安晉王諫曰在德不在險藝祖曰吾將西遷者欲據山河之勝而去冗兵都汴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宋竟都汴百五十年而徽欽虜議者謂洛不如秦似矣顧辟雍之詩曰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則周之都鎬卜也周書曰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則周之都洛亦卜也惟周卜鎬西東南北無思不服矣而復卷卷營洛者豈知其子孫必將東耶鎬距秦咫當其時胡不卜秦而卜洛耶舍秦營洛周公未爲無見不徒專恃其德已也周曆八百都洛五百豈洛之王氣加於鎬秦耶微獨周也都秦者西漢二百餘年唐二百八十年秦隋俱二世亡其長短之數可睹已都洛者東漢百九十五年魏晉百年唐未徙洛至宋靖康在汴洛間二百二十年拓跋完顏又百年其長短之數又可睹已則洛何以不如秦哉夫秦天下之首也洛天下之腹也首之爲體尊而腹之受大

其可以都一也　明興定都金陵似若循六朝之舊洪武初營汴爲北京則亦周公意也末年　東宮營秦則亦婁敬張良藝祖意也而卒不果豈天將以待燕耶　成祖之營燕也當時臺諫交口不便主事蕭儀言之尤峻豈不以燕爲金元故都非中原之都乎豈不以金祚僅百年元祚不盈百年非宜都乎蓋未識　上意所屬也　成祖曰北平之遷吾與大臣密計數月而後行今其所密計者即不得聞以愚度之其說有四燕非金元始也周爲召公封國由召公傳丹喜歷四十三世九百餘年距周曆且過之宜遷一古享國長久者靡不遷都商始亳遷耿遷相周始鎬遷洛漢唐始秦遷洛宋始汴遷杭然皆迫于兵戈既于戎狄不得已而後去故靖難之後因而遷徙亦以爲子孫長久計耳宜遷二西漢起漢中都秦東漢起南陽都洛唐起太原都秦宋起宋州都汴元起開平都燕　明太祖起鳳陽都吳　成祖曰吾起燕都燕

耳宜遷三天下之禍莫烈于虜吾令子孫自當之庶幾四海豪傑輻輳都下足與虜角宜遷四　成祖審計或不出四者矣彼書生之見豈足達英雄之畧哉雖然狂鹵隔一邊垣正統巳巳之變嘉靖庚戌之突可鑒也漕河僅衣一帶水元人海運之制脫脫水田之議當講也果兵足以制虜食足以自固則太行易水之間即　國家億萬禩無疆之宅也又何必問秦洛之雄弱哉

成祖意甚雄渾

濡奕垣

治河議　全

大抵河有故道可尋雖費多而害少

蓋今之患河與昔之患河者異昔之患河者害一而今之患河者害三昔之治河者憂其害而今之治河者憂其害又藉其利夫河而一之爲害猶易防耳惟害之所被者非一則顧于東又慮其決于西防于西又愳其淤於東東與西兩窮而兩受其弊故昔之治河易而今之治河難也治河而止于憂其害尤易除

耳惟憂其害又藉其利則利之中有害勢不得冒害而牟利害之中有利勢又不得趨利而就害利與害兩衡而兩不得其道故昔之治河者功十而今之治河者功百也我　國家河道餘二百年皆由李吉戶歷宿迁磨見莊入淮由淮而東入于海所從來矣自黃堌決而東流之水分而南自蒙墻再決而東流之水盡溢而南水南溢而河趨泗矣河趨泗而　祖陵有淹嚙之患矣夫　皇陵也者固　祖宗數百年王氣之所鍾也運道也者固　京師數百萬漕利之所出也而蒙墻以南沿河赤子又非可以魚鱉鄰而浮苴伍也此行河諸臣所爲蒿目而憂持籌而計嘔心析肝而不能旦夕寧者也愚臣足未履符離之地身未歷白洋河之境必欲愚纚纚數之如倒囊出物則愚焉能然竊以理勢度之大都不出塞與疏兩者顧塞可矣聞之蒙墻之口所決深廣不下百尺捲掃而投之難與河伯爭也捧土而附之難與馮夷競也則

塞未易言也濤可聞之李吉曰而下歷歸徐至宿遷上下五百餘里堙爲平陸旦夕而圖之即神禹不能也獨力而疏之即北山愚公不能也則濤未易言也夫未易言也而遂可支吾推調皇皇然聽其橫溢而莫爲之計哉今欲塞之吾以爲必先于濤嘗讀河臣之疏有曰蒙墻口決勢雖南徙然十一里之下若王家口至李吉等口百有餘里涓涓之禍流猶在也屹然之長堤猶在也則其勢固可因也今誠能因流藉堤集丁夫具畚鍤且疏且瀹深各若干廣各若干而又于決口之上開其地勢可固者開之河以分其流王家口之東待疏濤既成放全河以奪其流夫流既有所分又有所奪然後決口緶決口緶然後捲掃可得而施也或者曰方今淤河平陸而高五百里而遙一旦復之計時不知其幾歲月計費不知其幾鉅萬柰何以有限之財力投之無窮之深淵乎不知今日之河而非護　陵寢通運道則已誠護　陵寢通

運道此銖兩之費不損令河倏然而再潰不知其所以委于波臣者又幾許也與其委之波臣無寧捐此費也或者又曰河之行也汪洋而泐湃排山而走石今第令所疏濬者深可一二丈許廣可一二十丈許一旦決水而行衝之刷之則狹者可廣淺者可深是事半而功倍矣噫吾非不知事半而功倍之爲逸也但治河之時皆方春及秋之時彼其時水勢差緩就其淺矣恐不能嚙之使深就其狹矣恐不能刷之使廣及至于夏淤澇漲天洪濤亘地勢若奔馬瀉若建瓴而吾又高其堤以束之束之愈激激則愈怒彼不以其力刷廣而反以其力漲堤不以其力嚙深而反以其力決堰吾恩夫蒙墻之轍不遠也豈可不爲之寒心者也臣讀先臣楊光訓之疏有曰水必有所受其流然後能塞亦必盡有所受其流然後能全塞故以臣愚見必令王家口至邳宿一帶舊河挑不厭廣鑿不厭深無使來有餘而納不足無使入口濶而下

路隘無使吞人多而出洩少然後有以受其流又必從淮安以下海口以上浮沙壅淤去處時刷時撈使得所容納然後有以盡受其流夫有以盡受其流然後上流可殺上流殺然後塞決之功可成塞決之功成然後水有所歸而不至橫潰蕩溢陵寢可固運道可通生民免魚鱉之害不必投璧而河流自安不必歌匏子而洪溢自息夫禹之治水水之性也今水性趨南而吾已拂其性而障之東之而又不能廣爲容受而欲其帖然就吾故道收其利而免其害也詎可得哉方今諸臣議論滋多意見各別爲河南計也者則欲開故河引水而東爲山東計也者則謂河身低王家口高即引之徒費河未必東流不若自決口南順其勢而築堤以護陵自除州上下引漕渠而建閘以通運不知大臣爲國家計事當權其利害又當權其利害之大小當計費又當以所計之費與所蒙之利害互權其大小當融偏見秉公心又當以大公

之心與利害大小互權而不爲枘鑿者誤河誠南不經泗乎不逼　陵寢乎王家口誠高越數里不故道乎故道不二百年乎口之高諒不高于龍門伊闕獨不能浚之使深乎且對河有迎溜之勢不可藉其衝刷乎建閘引漕不謂非策然使漕渠常如今日則可萬一肥蟪爲祟咽喉不通誰飛輓者築堤護　陵不過是暫保目前然以不測之河鄰逼　陵寢百年無[illegible]見爲安萬一子胥不仁陽侯爲虐奔濤捲浪潰堤及　陵是舉　皇陵而試之一擲也豈不危哉故河南行有三害東行從故道有利而無害語曰無與祇鄰又曰無徼天幸知乎此可以譚河之得失而決從違矣若夫決堤既成虞其土新而堅以築之虞其單薄而厚以增之則有堤緜在若夫舊河既濬慮其或淺或深而以平底先之欲其愈趨愈低而以水平準之則有河臣在至于尋九河故智以疏其勢而令全河之水不盡滙于一淮開淤河石礓以通平漕而

令往來運艘。不堅受夫苦濫。此又百年經久之策。愚
臣所欲得堅決。而未敢深言者也。謹議